

# 安德列耶夫 小说戏剧选

鲁 民 译

外国文艺出版社

据Л.АНДРЕЕВ: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71) 和 Л.АНДРЕЕВ: ПЬЕСЫ (ИЗД.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9) 选译。

作者木刻像: 聂昌硕

封面设计: 苏彦斌

### 安德列耶夫小说戏剧选

Andelieyefu Xiaoshuo Xiju Xuan

---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1,000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 插页 3

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300

---

书号 10208·168

定价 1.40 元



作者像

## 目 次

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 .....	1
大满贯 .....	14
沉默 .....	28
曾经有过 .....	46
瓦西利·菲韦斯基的一生 .....	74
红笑 .....	175
七个绞刑犯的故事 .....	254
走向星空 .....	353
人的一​​生 .....	445
谈安德列耶夫的创作(雷 光) .....	529

## 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

如果说造化亏待了伊万·阿金季内奇·别尔加莫托夫，那是不公平的。这位警士在官方的派出所里叫“二十号警士”，在非官方场合呢，大家随便管他叫“巴尔加莫特”。这个雅号是省城奥廖尔一个郊区的居民们送的，由于他们的居住地点叫炮手街，他们便被称为炮手，根据他们的气质，他们又得到一个诨号“打破脑袋的炮手”；至于伊万·阿金季内奇这个雅号，无疑并非指他具有贝加摩梨<sup>①</sup>那样脆甜爽口的味道。从外貌看，“巴尔加莫特”倒象一头乳齿象，或者象一种虽然可爱但已绝迹的动物，由于地盘不够，这类动物早就离开了这个充斥着脆弱人类的地球。这位身材高大、体躯肥胖、孔武有力、嗓音洪亮的巴尔加莫特在警察圈子里也算得上是位仪表堂堂的人物，倘若他那颗被肥厚的四壁夹持的心灵不是迷恋于懒散贪睡，不消说，他早就该有相当的地位了。然而这些外表给人的印象，在经过他的浮肿的小眼睛进入他的心灵的路上，却逐渐失去棱角和吸引

---

① 巴尔加莫特与贝加摩梨的俄语发音近似。

力，以致到达终点，就只剩下一些微弱的回音和反光了。高雅的人会说他是一块肉，警官却尊他为大棒，虽然是用来对付炮手们（他们对这个问题最为关心），——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严肃而稳重的人，对于各种荣誉和崇敬都受之无愧。凡事只要巴尔加莫特了解，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哪怕是一部警察须知，而且是他那巨大身躯经过九牛二虎的努力才掌握了，一旦被它掌握，就深深铭刻在他的榆木疙瘩脑袋里，甚至用烈性伏特加都难以把它擦掉。有那么几条道理在他心里占据着同样牢固的地盘，这是他从生活经验里获得的，又无条件地应用到他所管辖的地段。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巴尔加莫特则保持缄默，装出一副讳莫如深的老成持重的神态，以致有些了解实情的人反倒为自己有所知而感到惭愧。关键在于巴尔加莫特具有过人的膂力，而在炮手街力量就是一切。这条街上住着鞋匠、弹麻匠、小裁缝和其他手艺人，开着两家小酒馆。每逢星期天和星期一，炮手街的居民们把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打闹斗殴，连婆娘们也卷进来，她们不戴头巾，披头散发，拉扯着爷儿们，小孩子则站在一旁，兴冲冲地观看爹爹的英勇行为。喝得酩酊大醉的炮手们掀起一阵阵凶猛的人潮，涌到巍然屹立的巴尔加莫特身上，就象冲击一座石头壁垒似的。他总是颇有办法地把两个嚷得最厉害的家伙牢牢抓在自己的巨掌里，并亲自把他们带去拘留起来。这两个家伙只是照例表示一下抗议，便乖乖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巴尔加莫特去处置了。

巴尔加莫特在对外关系上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内政方面他倒具有不少美德。巴尔加莫特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居住的那间歪歪斜斜的小破屋，勉强容纳得下他那个大块头，每当巴尔加莫特转身的时候，它都颤动，一方面是因为这屋子已破朽不堪，另一方面，大概它也为自己能否存在下去而感到害怕吧。这间小屋之所以还能稳住不致倒塌，如果不是由于那些木柱在支持着，就是家庭和睦的支柱发挥了作用。勤俭持家、闲来喜欢在菜园种地的巴尔加莫特，办事一丝不苟。他就是通过这种身体力行来教育妻子和儿女的，这样做与其说是考虑到他们对于知识的实际需要，不如说是遵守他那大脑袋的某个隐秘角落所储备的与此有关的一些模糊规定。这并不妨碍他的年轻美貌的妻子玛丽亚一方面尊重这位规矩老实、滴酒不沾的丈夫，另一方面却把他支使得团团转，尽管他庞大笨拙；这正是弱女子独具的本领。

一个和煦的春天的夜晚，九点多钟，巴尔加莫特站在炮手街和第三关厢街的交叉路口他平常值勤的岗位上。这时他心情很坏。明天是复活节，人们马上就要去教堂了，可是他却要值勤到夜里三点钟，在开斋前才能回家。巴尔加莫特并不觉得必须去祈祷，然而这条异常清静的街道上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感染了他。他不喜欢这个十年来他每天都要静静站立的地方，他也想做一点别人正在做的节日的喜庆事。他心里产生了一些模糊的不满和烦躁的感觉。除此之外，他已是饥肠辘辘了。妻子今天根本没有给他做

午饭。他只好喝一点面包渣汤。那大肚皮真的要吃东西了，可是，何时才能开斋哟！

“呸！”巴尔加莫特啐了一口唾沫，卷上一支烟，郁郁不乐地抽起来。他家里有当地小铺的掌柜奉送的好香烟，不过要放到“开斋”才能抽。

不久，炮手们都陆续到教堂去了，他们衣冠整洁，仪表优雅，红色的和蓝色的毛线衣上面套着背心和上衣，脚下是有无数皱襞的高筒长靴，后跟又高又尖。明天，这些穿着体面的人一部分就要光顾小酒馆的柜台，另一部分则会在争夺手风琴的打闹中弄成破衣拉花的样子，而今天，炮手们却容光焕发。人人小心地提着小包甜奶渣糕和甜面包，谁都不理睬巴尔加莫特，而他望着自己的“教子们”，心里也没有特别的好感，似乎预感到明天非得去他管辖的地段多转几趟不可。说实在的，他忌妒他们能够自由活动，可以到那些灯火辉煌、热闹快活的地方去，而他却站在这里干着急。

“我得站在这儿，都是为了你们这些醉鬼！”他把自己的想法归结为这么一句话，又啐了一口唾沫，心口感到一阵疼痛。

街上空荡荡的了。召唤人们去祈祷的钟已敲过。接下去是欢快、悠扬的齐鸣钟声，在那沉闷的大斋期的钟声之后，这声音显得那么快活，它把基督复活的佳音传遍全世界。巴尔加莫特摘下帽子，画十字。很快就要回家了。巴尔加莫特高兴起来，头脑里想象着铺了干净桌布的餐桌、甜奶渣糕、鸡蛋。他要从容不迫地同大家连吻三次，祝贺复活



节<sup>①</sup>。他们会叫醒瓦纽什卡，把他抱来，这孩子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彩蛋，关于这种鸡蛋他同比他有经验的姐姐已经认真讨论了整整一个星期。瞧吧，要是父亲献给他的不是容易褪色的红鸡蛋，而是那个殷勤的小铺掌柜送给他本人的真正大理石的鸡蛋，这孩子准会吃惊得张开大嘴。

“多好玩的孩子！”巴尔加莫特感到一种父爱的柔情从心底里油然而生，得意地笑了。

然而，巴尔加莫特的好心境却被人糟蹋了。从街角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和暗哑的低语声。“真倒霉，这是谁啊？”巴尔加莫特想道；他向那个街角瞥了一眼，不由得怒火中烧。原来是加拉西卡！瞧他那副醉醺醺的模样，真不象话！加拉西卡天亮以前在哪里喝得酩酊大醉，这对他是个谜，但是加拉西卡喝醉了，这是确定无疑的。在任何一个旁观者看来，加拉西卡的行为是诡秘莫测的，然而在巴尔加莫特看来，却昭然若揭，他对炮手们的心理有普遍的研究，对加拉西卡的卑劣性格更是进行过特殊的探索。加拉西卡好象被一种难以克制力量牵引着，从他通常大步行进的街道中央撤到了一堵围墙旁边。他两手撑住围墙，用探询的目光朝墙内凝神观望，身子摇摇晃晃，使足了劲准备同这个突然出现的障碍物再作一次较量。加拉西卡紧张地思索了一会儿之后，用劲一推，使身子离开围墙，退到了街中央，接着一个急转身，迈开大步向一个空旷的地方飞奔而去，那个空旷的地方绝不象人们说的那样无边无际，实际上有许多

<sup>①</sup> 东正教教徒在复活节要互吻三次，以示祝贺。

路灯围着它。加拉西卡就同那些路灯中的头一盏一见如故，把它亲热地紧紧搂在怀里了。

“路灯。吁！”加拉西卡一语断定既成的事实，他一反常态，情绪极佳，并没有对这根柱子来一通臭骂，而是带着几分狎昵味道轻言细语地责怪它说：

“站住，小傻瓜，你往哪里去？”他嘟囔着，想闪开那根柱子，随后又把整个胸脯贴上去，鼻子压在冰冷的柱子表面，几乎要压扁了。“瞧你，瞧你！……”加拉西卡顺着柱子滑了一半，好歹站稳了，沉思起来。

巴尔加莫特鄙夷地撇着嘴，凭借他那高大的身躯，居高临下地瞧着加拉西卡。炮手街上谁也不象这个醉鬼这样叫他伤脑筋。你瞧瞧加拉西卡，半死不活的样子，可打起架来却是全区首屈一指的。不象人，倒象个瘟神。虽说炮手们常常醉酒、胡闹、蹲派出所，不过他们干得光明正大，而加拉西卡呢，总是偷偷摸摸，尖酸刻薄。人家曾经把他打得半死，让他蹲在派出所里挨饿，但是仍旧不能制止他恶语伤人。他竟敢站在炮手街某位最体面的人物的窗下，无缘无故地骂娘。管事把他逮住痛打一顿，大伙则在一旁哈哈大笑，还一个劲儿地叫好。加拉西卡也指桑骂槐地辱骂过巴尔加莫特本人，他虽然不理解加拉西卡那些挖苦话的全部含意，却也感觉得出自己受到了一种比挨鞭子还要厉害的侮辱。

至于加拉西卡何以为生，这对炮手们来说是个谜，他的存在本身就包含着许多谜。谁也没有看见他清醒过，甚至

那个爱打孩子(打过以后孩子身上就有一股酒精味)的奶娘也没有见过，因为加拉西卡在挨打以前身上就有一股劣等白酒气味。加拉西卡的住处，就是过夜的地方，是菜园子，河边，灌木丛。冬天他便隐匿起来，待到大地回春时再露面。在炮手街只有懒得动手的人没揍过他，这条街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他呢？——这又是深不可测的加拉西卡的灵魂之谜，反正无论怎样也赶他不走。大家猜测加拉西卡是个惯偷，这并非没有根据，但又没有抓住把柄，人们揍他也只是根据一些间接的罪证。

看来，这一次加拉西卡经历了一段不算轻松的历程。那套似乎认真地遮挡着他的瘦弱身体的破烂衣服，上面满是污泥，还没有来得及晾干呢。加拉西卡长着一只又大又红的鹰勾鼻子，这无疑是他站立不稳的原因之一，再加上稀稀落落、分布不匀的须发，这些留在他身上的标志，说明他跟酒精和熟人的拳头有实质性的联系。他面颊上紧挨眼睛的地方有一道擦伤，显然是不久前才出现的。

加拉西卡发现巴尔加莫特的肃立的身影以后，终于同那根灯柱分手。加拉西卡高兴起来。

“向您致敬！……巴尔加莫特·巴尔加莫特奇！您贵体无恙吧？”他殷勤地做了一个手势，可身子却晃了一下，为了防备万一，他又把背靠在灯柱上。

“你上哪儿去？”巴尔加莫特嘎哑着嗓子，阴沉地嚷了一句。

“咱们走直路……”

“偷东西吗？想到派出所去？混蛋，我马上送你进派出所。”

“您送不了。”

加拉西卡想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姿态，但是灵机一动，又控制住了自己。他啐了一口唾沫，一只脚在原地搓了几下，做出一种要擦掉唾沫的样子。

“到派出所去说！走！”巴尔加莫特的巨掌朝加拉西卡的脏衣领伸过去，那衣领既肮脏，又破烂，看来，在加拉西卡改邪从善的艰辛道路上，巴尔加莫特已不是他的首任导师了。

巴尔加莫特将这醉鬼轻轻抖索一下，又把他的身子摆正方向，让他稍稍站稳脚跟之后，便拖着他朝上述的目标走去，这非常象一只大马力拖船拖带一只在港湾入口处出了事故的轻巧的纵帆船。他觉得自己实在冤枉：该休息不能休息，却拖着这么一个醉鬼到派出所去。唉！巴尔加莫特的手有些痒痒，可是他意识到，在这盛大节日大打出手似乎欠妥，于是他收住了拳头。加拉西卡精神抖擞地迈步向前，神情中奇妙地混合着自信、粗野和温顺。他显然有自己的想法，并且用苏格拉底的方法<sup>①</sup>加以表述。

“请问，警士先生，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住嘴吧！”巴尔加莫特轻蔑地答道。“天还没有亮你

---

<sup>①</sup> 这里可能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399)教导其门徒在论辩时运用的所谓“产婆术”，即通过问答揭露对方的矛盾，帮助其获得对事物的认识。

就喝得醉醺醺的了。”

“米哈伊尔大天使堂的钟敲过了吧？”

“敲过啦，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基督复活了？”

“嗯，复活啦。”

“那末，请允许……”转过半个身子对巴尔加莫特说这番话的加拉西卡这时朝他转过整个身子来。

加拉西卡的这些古怪的问题引起了巴尔加莫特的兴趣，他不由得松开了抓在手里的脏衣领，加拉西卡由于失掉了支持点，还没有来得及让巴尔加莫特看见那个刚从口袋里掏出的东西，便踉跄几步跌倒了。他把身子微微拱起，双手撑在地上，向下面瞧着，接着便趴在地上，象婆娘哭丧似地哀号起来。

加拉西卡竟然号啕大哭！巴尔加莫特大为惊讶。“准是在耍新花招，”他这样想道，但对于他以后如何行动仍然感到兴趣。后来，加拉西卡不停地哀号，并不讲话，象一只狗在吠叫。

“你怎么啦，犯傻吗？”巴尔加莫特踢了踢他。

他仍然号啕大哭。巴尔加莫特沉思起来。

“你闹什么？”

“鸡一蛋……”

加拉西卡仍在不住地哀号，但声音低了些，他坐起来，举起一只手。满手都是稀糊的粘液，上面粘着一些彩蛋壳的碎屑。巴尔加莫特还是困惑不解，但开始觉得事情有些

不妙。

“我……好心好意……庆贺复活节……鸡蛋，可你……”加拉西卡嘟嘟囔囔，语无伦次，不过巴尔加莫特却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加拉西卡是想按照基督教的习俗，用鸡蛋来庆祝复活节，可是巴尔加莫特却要送他进派出所。他不知从哪里带来这个鸡蛋，如今却摔碎了。所以痛哭流涕。

这使巴尔加莫特感到非常惋惜，就象是他给瓦组什卡保存的那个大理石的鸡蛋打碎了一样。

“真想不到，”巴尔加莫特摇摇头，瞧着倒在地上的醉鬼，对他产生一种怜悯之情，觉得这人象一个受到自己亲哥哥欺负的同胞兄弟。

“想庆祝复活节……也是个好心肠的人，”警士喃喃地说。他带着一股傻劲儿，竭力想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和那种越来越使他感到沉重的羞惭和怜悯的复杂感情。“可是我倒要……扭送派出所！瞧你！”

巴尔加莫特吃力地哼了一声，腰刀在石头地上碰了一下，然后他在加拉西卡身边蹲下来。

“喏……”他嘎哑着嗓子，难为情地说，“也许，蛋还没摔碎吧？”

“哼，没摔碎，你还想把我的脸全摔破呢！狠心的家伙！”

“那你怎么啦？”

“怎么啦？”加拉西卡模仿他的腔调说，“好心好意对待

他，可他却要扭送……派出所。你知道吗？这也许是我最后的一个鸡蛋了。笨蛋！”

巴尔加莫特吁吁喘息。加拉西卡的辱骂丝毫没有使他生气。他那忐忑不安的内心所感触到的，时而是怜悯，时而是良心的谴责。在他的强健躯体的隐秘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讨厌地纠缠他，折磨他。

“难道说能不揍你们吗？”巴尔加莫特好象问自己，又象问加拉西卡。

“你这个看园子的稻草人，要放明白些……”

显然，加拉西卡恢复了常态。在他那有些清醒的头脑里已经形成一套最为动听的骂人秽语和各式各样侮辱人的浑号，而一个劲儿哼哼哧哧的巴尔加莫特则用毫不犹豫的声调宣布说：

“到我家去开斋吧。”

“我就到你这大肚汉家，去！”

“我说，走吧！”

加拉西卡真是万分惊讶。他勉强站起身来，让巴尔加莫特拉着手，到哪里去呢？不是去派出所，是去巴尔加莫特家，还要在那里……开斋！加拉西卡头脑里闪过一个诱人的念头——从巴尔加莫特身边溜掉，尽管这非同寻常的情况使他的头脑清醒了，然而两条腿却不听使唤，它们仿佛发誓要永远牵扯在一起，谁也不让谁先迈一步，加以巴尔加莫特又是那么个好人，老实说，加拉西卡都不愿逃跑了。巴尔加莫特吃力地嘟囔着，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时而对他宣

讲警察须知，时而又转回到是否要体罚和扭送派出所这个根本问题上来，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同时又包含着否定的意思。

“您说的对，伊万·阿金季内奇，我们这种人不打不行。”加拉西卡表示赞同，同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巴尔加莫特可真是个大好人！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巴尔加莫特无精打采地说，至于他那笨嘴拙舌嘟哝些什么，他理解的显然并不比加拉西卡多。

他们终于到家了。加拉西卡也不再感到惊异。玛丽亚刚一看到这罕见的一对，不禁为之瞠目，可是从丈夫那张茫然的脸上，她揣摸着不该表示异议，凭着她的女人的软心肠，立刻明白应当怎么办。

被搅得晕头转向、一语不发的加拉西卡坐在摆好饭菜的餐桌旁。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为自己的破衣烂衫感到羞愧，为自己肮脏的双手感到羞愧，也为自己是这样一个衣衫褴褛、饮酒无度、令人讨厌的人而感到羞愧。他喝着油花的热汤，烫疼了嘴，汤洒在了桌布上，尽管女主人客气地装出没有看见的样子，可是他却十分尴尬，接着又洒了一些。他那粗糙的手指，长着他平生第一次发现的肮脏的长指甲，一直不住地哆嗦，简直让人受不了。

“伊万·阿金季内奇，你送个什么……新鲜玩意儿给瓦纽特卡呀？”玛丽亚问道。

“别嚷，等一会儿……”巴尔加莫特匆忙答道，他被热汤



烫了嘴，一面吹着羹匙，一面威严地揩着唇须，不过，威严中也流露出一种惊异神色，同加拉西卡一样。

“您吃呀，吃呀，”玛丽亚热情地让道，“格拉西姆……请问您的父称？”

“安德列伊奇。”

“您吃呀，格拉西姆·安德列伊奇。”

加拉西卡正努力进食，突然噎住了。他丢下羹匙，把头俯在刚才洒在桌上的菜汤上。从他胸中又迸发出那种如泣如诉的粗野的哀号，这声音曾经令巴尔加莫特感到惶惑不安。孩子们本来已经不去注意这位客人了，此刻也扔下自己的羹匙，用他们的童声为他的男高音伴唱起来。巴尔加莫特带着茫然的、怜悯的神情望着妻子。

“您怎么啦，格拉西姆·安德列伊奇！别这样。”女主人安慰这位激动不已的客人说。

“用父称……有生以来还没有人用父称……称呼我……”①

一八九八年

---

① 按俄国人的习惯，用名字及父称称呼对方表示尊重。